

# 老舍在 20 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位置

王卫平 张 英

**内容提要：**老舍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大师，从专家评价到大众接受，老舍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几乎仅次于鲁迅。老舍在 20 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位置也不容忽视。从老舍在中国、在世界的传播、接受、影响和高度评价来看，老舍应能入选 20 世纪世界“百强”作家。他的作品具有世界性元素和世界意义，具有“伟大文学”的一些共性，所以才能在世界各国传播不衰。

**关键词：**老舍 文学大师 世界文学 地位 世界意义

2014 年是老舍诞辰 115 周年。老舍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之一，他的创作以鲜明的个性特色成为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，对他的接受和研究也不仅仅局限在中国，而是走向了世界，成为 20 世纪乃至 21 世纪世界性的文化景观。老舍不仅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，他在 20 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有自己的位置。

—

要想认识老舍在 20 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位置，首先必须了解老舍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。老舍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之一，这种文学大师在 20 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屈指可数。《亚洲周刊》于 1999 年 6 月仿效西方的“20 世纪百大英文小说”而评出“20 世纪中文小说 100 强”，这个书单与“20 世纪百大英文小说”只评选长篇小说不同，也将短篇小说集涵盖在内一同评比。结果，进入“100 强”的就有老舍的两部长篇，分别是《骆驼祥子》（排在第 3 位）和《四世同堂》（排在第 25 位）。同一作家有两部作品入选，除老舍之外，只有鲁迅（《呐喊》：排在第 1 位，《彷徨》：排在第 12 位）和金庸（《射雕英雄传》：第 29 位，《鹿鼎记》：第 31 位）。鲁迅的两部作品均为短篇集，金庸的两部作品都是武侠小说，属通俗文学，只有老舍的两部作品是雅文学中的长篇小说，由此，他在中文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中的位置便可看出。

同样是在千禧之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北京图书大厦联合发起“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

图书”评选活动,邀请一批著名的文学专家,经过三轮评审,最终评出 100 种中国文学图书,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、报告文学五大文体。老舍有三部作品入选,即《骆驼祥子》《四世同堂》《茶馆》。同一作家有多部作品入选,超过老舍的只有鲁迅一人,入选了四部: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《野草》《鲁迅杂感选集》。老舍位列第二,这足以说明老舍在百年中国文学中的显赫地位。2003 年,新浪网与中国国内 17 家强势媒体共同推出大型公众调查:“20 世纪文化偶像评选活动”,根据新浪网友和多家报纸读者的热心投票,最后统计出“十大文化偶像排名”,老舍榜上有名,排在第 5 位。

中国学者对老舍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评价,可以杨义的观点为代表。杨义在“纪念老舍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上曾说过:“老舍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界一位饱含阅历和充满智慧的大师级作家,他的作品属于文化味最浓、而又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大手笔之列。”<sup>①</sup>可以说,从专家评价到大众接受,老舍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几乎仅次于鲁迅。

## 二

老舍在 20 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位置如何?以往我们极少探讨。20 世纪 80 年代初,朱光潜曾这样说:“据我所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,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,我相信公是公非,因此有把握地预见从文的文学成就,历史将会重新评价。”<sup>②</sup>朱光潜是学贯中西的美学家、批评家,他是从世界文学的大视野来审视沈从文和老舍的。时至今日,朱光潜的预见得到了验证。沈从文和老舍的确是走向了世界的中国作家。

老舍及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而深远的传播,诚如舒乙所说:“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,连瑞典文的也有。”<sup>③</sup>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,老舍的作品就被陆续译成日文、英文、俄文等。最早是《小坡的生日》,接着是《赵子曰》《牛天赐传》《骆驼祥子》。“但是这些作品的译本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。直到 1945 年美国由伊文·金(Evan King)翻译的《骆驼祥子》在纽约出版,而且成为美国当年‘每月一书’的畅销书以后,老舍的文学作品才在世界上广泛流传。”<sup>④</sup>除了日文、英文、俄文外,还被转译为法文、德文、瑞典文、捷克文等等。《骆驼祥子》,从 1942 年到 1980 年,日本有 9 家出版社,以 6 种译本,出版

① 杨义:《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》,曾广灿、范亦豪、关纪新编《老舍与二十世纪》,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0 年,第 1 页。

② 朱光潜:《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》,《湘江文学》1983 年第 1 期。

③ 傅光明:《口述史:老舍差点获诺奖》,傅光明著《文坛如江湖》,北京:中国三峡出版社,2006 年,第 25 页。

④ 舒济:《国外翻译研究老舍文学作品概况》,吴怀斌、曾广灿编《老舍研究资料》(下),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1985 年,第 1016 页。

了 12 版。所以‘祥子’这一名字像阿 Q 一样早为日本读者所熟知。”<sup>①</sup>“1951 年日本铃木择郎等大学教授集体翻译了《四世同堂》，出版后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成为畅销书。日本的一些老作家纷纷著文评介这部书，……从此在日本出现了老舍文学热潮。仅 1954、1955 两年多，就翻译出了老舍先生的几乎全部重要作品。”<sup>②</sup>“日本学者认为，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是全日本人必读的书。”<sup>③</sup>《骆驼祥子》不仅曾是美国、日本的畅销书，而且还是捷克的畅销书：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年，老舍的作品传入捷克斯洛伐克。就像当年出现在罗马帝国的《农事诗集》一样，《骆驼祥子》在 1945 年由伊文·金翻译出版后成为畅销书。”<sup>④</sup>在法国，“著名汉学家保尔·巴迪对老舍十分敬重和钟情，从 70 年代就开始译介和研究老舍。他的研究可不是一般的研究，而是从过去的出版物中搜寻老舍的全部短中篇小说及其相关作品，然后进行‘排查’、‘分类’、阅读，可以说是一项庞大的‘系统工程’。”“他认为老舍是一位伟大的描写小人物的平民作家。”<sup>⑤</sup>“法国著名作家、2008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J.M.G 勒克莱齐奥对老舍也很敬重，称其为‘师者，老舍’，并以此为题目，在 80 年代初，为老舍《四世同堂》法译本作序，在法国《解放报》撰文评论老舍，在法国乃至世界汉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。”<sup>⑥</sup>在苏联，对老舍的译介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，兴盛于 50 年代以后，到 1986 年，各种译本达 80 多种，涵盖老舍绝大多数作品。“据俄苏图书索引统计，20 世纪俄译鲁迅作品近百种，在中国现代作家‘俄译数量’排行榜上，排名第一。而俄译老舍作品 80 余种，据笔者考察，老舍译品之多，当属第二。”<sup>⑦</sup>苏联学者对老舍的评价很高，其研究具有广度、深度和高度。如“苏联的 B·谢曼诺夫在《讽刺家·幽默家·心理学家》一文中称老舍为‘中国的天才作家’。作为‘天才作家’，世界学者认为老舍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幽默。谢曼诺夫认为，老舍‘作为幽默家和讽刺家有时还超过了鲁迅’。”<sup>⑧</sup>

从以上的引证和列举中，我们看到，老舍在 20 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位置不可小视，也不可轻视。20 世纪的世界文学，流派林立，大师云集。作为中国作家老舍，在这群星灿烂，精彩纷呈的 20 世纪，虽然够不上“世界前十”，也不一定能和海明威、马尔克斯等并列成为世界大

① 宋绍香：《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》，北京：学苑出版社，2012 年，第 21 页。

② 舒济：《国外翻译研究老舍文学作品概况》，吴怀斌、曾广灿编《老舍研究资料》（下），第 1018 页。

③ 杨义：《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》，曾广灿、范亦豪、关纪新编《老舍与二十世纪》，第 1 页。

④ 马利安·高利克：《老舍在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》，曾广灿、范亦豪、关纪新编《老舍与二十世纪》，第 445 页。

⑤ 宋绍香：《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》，第 67 页。

⑥ 同上，第 68 页。

⑦ 同上，第 189 页。

⑧ 李岫、秦林芳主编《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》（上）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526 页。

文豪,但从老舍在中国、在世界的传播、接受、影响和高度评价来看,老舍进入 20 世纪世界“百强”作家恐怕毫无疑问,也当之无愧。

### 三

不论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界,还是在 20 世纪的世界文学中,老舍都堪称多产的作家,也是最全面的作家。他是一个多面手,写过小说、诗歌(包括旧体诗和新诗)、散文、杂文、文论等。在戏剧中涵盖了话剧、歌剧、歌舞剧、京剧等,在通俗文艺方面,包括相声、鼓词、坠子、快板儿等。他的创作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学样式和类别,既写“阳春白雪”,又写“下里巴人”。在这众多的文学样式中,小说和话剧是最能代表其创作高度的。小说中,以《断魂枪》为代表的短篇,以《月牙儿》为代表的中篇,以《骆驼祥子》《四世同堂》为代表的长篇均已成为世界性的小说经典。在话剧中,老舍的《茶馆》自诞生以来 50 年久演不衰,培育了一代代中国话剧表演艺术家。20 世纪 80 年代伊始,《茶馆》赴德、法、瑞士等多个国家演出,成为中国第一部“走出去”的话剧,开创了中国话剧在欧洲演出的先河,被誉为“来自东方的奇迹!”

老舍的创作成就具有世界性元素和世界意义,具有“伟大文学”的一些共性,具有世界影响力,所以才能在世界各国传播不衰。20 世纪的世界文学,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两大主流、两条主线,两者并行不悖,且彼此渗透和交融。其中,现实主义是主流之一,在整个 20 世纪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,作家也占大多数。它是对 19 世纪传统现实主义的延续和发展,保持着写实的精神,承传着广泛的社会生活的描写,同时,又深化了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掘,在叙述方式上既保持写实性,也具有一定的荒诞性,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。老舍的创作以本色的现实主义、思想启蒙的题旨、文化批判的力度汇入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之中。他的作品以深刻、广泛地反映一个时代人类的生存状态,尤其是平民、市民的生存状态、精神状态,进而写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、演进历史。这是他作品的世界性元素,也是“伟大文学”的共性之一,是中国文学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。此外,文化的元素也是老舍作品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另一重要因素。文化的差异既是不同民族交流的障碍,也是不同民族文学交流的前提。通过文学作品来认识和了解中国、中国人、中国文化历来是海外读者接受的一个重要动因和常见视角。老舍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,他用文化来区分人,从文化来塑造人,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内涵。文化成了他作品的重要底色,文化批判、民族性的呈现、民族劣根和精神痼疾的揭示,使他衔接了与鲁迅一致的精神使命。

“老舍的小说观是世界的”,这是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在《老舍小说新论》中提出的观点之一,这种“世界性的小说观”,主要体现在“见证人性与道德的沦亡,探索全人类的精神状态”。

王润华认为,“康德拉探索人类心灵的主题,很显然地曾影响老舍《二马》和《骆驼祥子》”。“《二马》探讨的是全人类、全民族、所有社会的危机。”<sup>①</sup>

20 世纪世界的现实主义文学频频出现“长河小说”,这种多卷本小说能够较深刻地反映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变迁,字数一般都在 100 万字至 150 万字之间。它们是在《悲惨世界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等长篇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多以一个人、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历史变迁为线索。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也属于这类“长河小说”。这部百万余字的鸿篇巨制,不仅创下了民国时期长篇小说最长的记录,而且在 20 世纪世界现实主义“长河小说”中也是重要的收获。《四世同堂》以祁家祖孙四代人为中心,连接旧北平小羊圈胡同里的三教九流,是沦陷区人民的苦难史、抗争史,也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恶史,民族生与死的悲愤史。法国著名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J.M.G 勒克莱齐奥认为,“《四世同堂》规模宏大,是遵循中国传统小说如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的艺术书写的。这部长河小说毫无疑问是老舍小说中最‘中国’的,着重于‘描写和情景’,而不是‘情节’。然而,老舍确是一个现代作家,是最有力、最真诚地表达过中国革命的必要性、东方与西方相遇的必要性的作家之一。这也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幻想和丰富与 19 世纪欧洲小说家如狄更斯、萨克雷、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现实主义和心理描写的相遇。”<sup>②</sup>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四世同堂》也是最“世界”的。

老舍的创作,从小说到戏剧具有世界意义,具备“伟大文学”等特性还表现在文本创作的独特性。J.M.G 勒克莱齐奥在中国接受采访时称:“我发现老舍小说中的深度、激情和幽默都是世界性的,超越国界的。”<sup>③</sup>其中,最引人注目、也最让人难以企及是他的幽默文体和幽默艺术。他创作的成功和败笔都来自幽默,其成功之处甚至超过了鲁迅。他把幽默看做是生命的润滑剂,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,不可或缺。因此,他“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”,将悲观与乐观、悲剧与喜剧调和在一起,交融在一起,于是,幽默成了他思想启蒙、文化批判、道德判断、展现国民性的主要手段,幽默也成了他作品逸趣横生、具有可读性和趣味价值的源泉。“老李是乡下人。据张大哥看,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老。天津,汉口,上海,连巴黎、伦敦,都算在内,通通是乡下。……世界的中心是北平。”<sup>④</sup>这是《离婚》中的段子,从中可见张大哥之流的夜郎自大。“北平人,不论是看着一个绿脸的大王打跑一个白脸的大王,还是八国联军把皇帝赶出去,都只会咪嘻嘻的假笑,而不会落真的眼泪。”<sup>⑤</sup>这是《四世同堂》里精彩的段落,常被

① 李岫、秦林芳主编《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》(上),第 521 页。

② 宋绍香:《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》,第 68 页。

③ 张健主编《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》第四卷,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12 年,第 65 页。

④ 老舍:《离婚》,《老舍文集》第二卷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 年,第 152 页。

⑤ 老舍:《惶惑》(《四世同堂》上册),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1979 年,第 287 页。

欣赏者引用,反映了北平人只知道有家族,不知道有国家。“天很热,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,北平陷落!”“李四爷立在槐荫下,声音凄惨的对大家说:‘预备下一块白布吧!万一非挂旗不可,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!’”<sup>①</sup>这也是《四世同堂》中的描写。老舍不愧为语言大师、幽默大师。他把现代白话文运用得自如、得体,而且充满鲜活、生趣,充满生机与活力。有学者指出当前的中国文学创作存在着语言的病象,其突出的表现是“语言创新、实验意识的衰退,文学语言整体趋于老化和平庸”,“缺少诗性”。<sup>②</sup>笔者认为,当下中国作家应该从老舍的文学语言中获得滋养,学习老舍的创新精神,以及别出心裁的语言表达,再造老舍式的鲜活和俏丽。

老舍的创作之所以具有世界意义、世界成就,源于他对待中外文学遗产的世界视野和世界眼光,显示了他的气度、胸怀和远见卓识。1942年,他提出了新文艺家“不能只以摹仿为满足”,必须开拓我们的思想空间的命题。他说:“我们似乎第一就该开拓我们的思想,把世界上那些最善最美最真的都须略略知道一点,使我们成为一个会为全人类思想的中国人。我们自然不必放下自己,而去描写别人;但是我们必须在描写自己的时候,也关切到我们的世界。”“我们应以世界文艺作为我们的遗产,而后以我们的文学、材料,写出我们自己的,同时也是世界的作品来。”老舍的这些见解非常深刻,至今仍有价值和意义:第一,以世界文艺作为我们的遗产。第二,要成为一个会为全人类思想的人。第三,关切世界,描写自己,成为世界的作品。用老舍的话总结:“用世界文艺名著来启发,用中国文字去练习,这是我的意思。”<sup>③</sup>

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论证老舍文学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,它不仅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也在 20 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。前者应该重视,后者同样应该珍视。

(王卫平,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;张英,辽宁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)

【责任编辑:周翔】

① 老舍:《惶惑》(《四世同堂》上册),第 33 页。

② 张卫中:《当代文学应再造汉语诗性的辉煌》,《文艺报》2014 年 1 月 6 日。

③ 老舍:《如何接受文学遗产》,《老舍文集》第 15 卷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0 年,第 478-479 页。